

符号学视角下的中国书法『现代性』

于广华

【摘要】书法『现代性』，不仅仅是现代书法所专属的特质，而是中国书法固有基因，书法『现代性』有着自身的历史流变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艺术实用功能逐渐消解，艺术表意功能逐渐凸显，这代表着艺术自律性发展的一个方向，晚明时期出现的异体字书法，强有力的证实了这一观点。

【关键词】现代书法 书法现代性基因 艺术表意 异体字书法

一、书法『现代性』与现代书法

『现代书法』自产生后就一直存在着争议，部分书家并不将现代书法认可为『书法』，认为其是『反书法本质』的，认为当代书法『创作应该遵循『识别性』，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创作不可释读的汉字，或可由释读的汉字构成的没有实际语意的篇章的作品……但我们认为这些作品不能够进入当代书法评价体系^①，该书法评价体系无疑将现代书法的多样性也排除在外。

同样，现代书法的倡导者也试图将现代书法从传统书法理论体系里剥离出去，认为『如果现代书法还有着与传统书法割不断的联系，或者还带有明显的继承印痕，那它还不是现代书法』^②这种说法针锋相对，将现代书法与传统书法截然分开。

曹意强提出『中国传统书法包含着现代性的遗传基因』^③，认为现代书法或者书法『现代性』是根植于传统书法内部的，是书法本质性的一部分。这里曹意强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书法『现代性』。书法『现代性』第一个层面是指一九八五年之后的现代书法彰显的一些艺术特征，比如文字实用表意功能的消解，进一步的基于文字之上的文学性意义的消解，对书法笔墨意味、结构布局、线条色彩的关注，由此书法越来越

具有绘画性，『绘画性』就成为书法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画入书是中国书法现代性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结论不是用来做价值判断，而是对书法现状的描述，或者说，它像一把钥匙，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觉化空间书法的艺术形式。』^④

中国传统包含着现代性的遗传基因，这种说法已经将『现代性』植入了书法内部，成为书法本质构成的一部分。一九八五年之后的现代书法的出现，一方面受到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另外更重要的是，现代书法的出现其实也是书法艺术自律性发展的一个方向，书法有着自身发展流变的过程，也有着其内部现代性因素的结构调整。笔者认为，书法内部现代性确实是在一九八五年之后体现的尤为显著，但是，现代性作为书法内部基因，并不是一下子突然爆发产生的，有着其历史流变过程，这就是书法的实用功能逐渐消解，艺术意味逐渐增加的过程，代表书法艺术的自觉。

二、书法『现代性』的内涵

在当代艺术中，艺术的非实用意义越来越得到凸显，书法非实用意义其实也成为书法现代性的重要内

涵，现代书法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其实用功能的消解，王冬龄认为『艺术起源于实用，但艺术的自觉与独立始于脱离实用。』『虽然我们把书法的自觉期确定在魏晋时期，但实际上中国书法的艺术纯粹性与实用性的脱离却在二十世纪，整整推迟了一千多年，因为只有到二十世纪，中国才废除了毛笔的普遍性实用功能，代之以硬笔和近期出现的电脑，书法才获得完全的艺术解放，脱离实用的束缚，进入审美自由的范畴，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的纯粹性。』^⑤

随着书法实用表意功能的消解，书法的形式美感 and 艺术表意部分其实也就得到了增强，从符号学意义上讲，现代书法侧重于符号文本本身，而不将书法文本导向实际的表意，不求意义解释，雅各布森认为，一个符号文本同时包括发送者、对象、文本、媒介、符号、接受者六因素。符号的文本不是中性的、平衡的，当文本让其中一个因素成为主导时，就会导向某种相应的特殊意义解释，如果当符号侧重于信息本身时，就出现了『诗性』。该种类型的符号把接受者的注意力引向符号文本本身，这个时候文本本身的品质成为主导，而且这种文本本身的品质，即『诗性』，是与『元语言』恰好相反，元语言帮助文本指向意义，重点在于解释，而诗性是让文本回向自身，重点在文本上，不求解释。文字作为一种元语言，有着一系统性的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其目的是导向解释，有着强烈的表意功能，传统意义上，书法作为一种符号，书法也包含着文字的元语言性质，但是现代书法故意模糊语义，对文字表意功能进行消解，试图在书法艺术里打破文字的社会规约性质，反对将书法的重点导向文字的表意功能，而将重点导向书法文字本身的形式美，凸显书法『诗性』，艺术的非实用性得到体现。

书法表意功能消解的同时，书法的艺术意味就会得到凸显，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赵毅衡将艺术品功能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使用功能部分、实用表意部分、艺术表意部分，并且认为这三者表意功能所占比例是不一样的，『三种功能的强弱，经常是反比例地变化』^⑥，

如果某个艺术品,艺术表意功能越大,其使用功能和实用表意功能就越小,反之亦然。

纵观整个书法史,我们可以看到书法艺术表意功能逐渐加大,实用表意功能逐渐减弱。书法萌发时期的甲骨文、金文、铭文等,其文字表意与记载史实等功能是首要的,随着书法艺术的自觉,文字的形式美感才逐渐凸显,到了魏晋时期,以王羲之为代表出现了大量书法家,文字美感的重要性也上升到一定高度,书法在魏晋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以此延续到现代书法,笔墨意味的凸显,水墨效果的营造,绘画似的结构布局设计等等,将艺术重点落在书法媒介形式上,我们清晰地看到书法艺术在逐渐脱离实用意义之后,艺术纯粹性越来越显著,艺术功能意味逐渐增强。

『无论物—符号—艺术符号三者的关系如何搭配,艺术性总是植根于非实用性。』^[1]我们看到了非实用意义已经成为现代书法重要内涵,其实非实用意义也已经成为书法本质的重要内涵。

三、书法的现代性——以晚明异体字为例

书法文字表意的消解,书法艺术功能比例的增加并不是现代书法才拥有的,书法艺术的自觉,艺术意味的增加,有一个缓慢的历史发展过程,曹意强已经将现代性追溯到晚清『碑学兴盛』时期,认为这个时期出现的书法革新,已经开启了书法现代性空间,如果再向前追溯到晚明时期,同样兴起的金石篆刻之风,那个时期部分书家已经将目光投向帖学传统以外多样的书法形式,由此引起的书法变革其实也成为书法现代性发展的重要一环。

晚明时期,以文彭为代表的文人篆刻开始兴起,金石考据之风盛行,这点与晚清『碑学兴盛』极其相似,晚清部分书家开始注意金石文字的古朴之美,开始到处寻访研究古代碑刻,专研古篆、古隶等古体字、异体字,同时书法里也开始频繁出现这些异体字。『在书家则自钟、王及唐、宋、元、明法帖,未闻楷书中有所谓

古字者。至明末王铎作俑,好奇者效尤,流为恶习,学者切宜戒之。』^[8]

以往书法兼具文字的表意和艺术表意功能,由于异体字不利于沟通交流,以往书家在使用异体字上是较为谨慎的,『在董其昌的书法作品中,我们很少见到异体字』,但是『在天启年间书家的作品中,异体字的使用变得频繁起来』^[9]。到了王铎,『书写异体字的游戏被推上了高峰』,『王铎传世的楷书,除早年所书《吴养允墓表》与《恭贺大诰封心翁张老年伯寿封序》卷之外,其余作品无论篇章大小,都多有奇字。』^[10]傅山书法作品,如其《隶书千字文》,与明朝中期文徵明《隶书千字文》相比较,很明显运用了大量的异体字,古体字,其书风更加古拙、苍劲。傅山的《啬庐妙翰卷》,异体字的使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部分异体字还能辨别出来是来自《说文解字》《汉简》《集韵》等,然而有些异体字『其冷僻程度当令许多颇富学养的文人都感到难以辨认』^[11],且据白谦慎考证,有些异体字有着相当程度的臆造成分,『许多字的来源与汉隶无干,例如有些字从篆书化出,而「天」「地」二字更是取自《易经》。凡此种种,都不曾见于汉碑隶书。』^[12]

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晚明书法异体字现象进行探究。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书法异体字现象与晚明金石篆刻风尚有关,当时的部分书家开始注意金石文字的古朴之美,以此影响了书法异体字。此外白谦慎认为异体字与晚明社会『尚奇』风尚有关,这种奇文化现象也体现了晚明人主体性的自觉,以『奇』来反叛传统的道统观。另外白谦慎也认为异体字也有好古炫博的因素。此外还有复古济世说,该说法认为晚明时期,道统思想逐渐衰落,针对这种情况,王铎等人试图复古以济世。正如薛龙春所言『通过文艺的复古振起俗弱文运,进而拯救衰颓的世运。』体现在书法上,就是通过文字来达到复古济世。以上几点,从不同角度说明了书法艺术与其他意识形态或其他艺术形式的复杂

关系。以往学者大多从书法艺术的外部因素对这一现象进行阐释,我们其实可以从书法内部,从书法的『现代性』基因角度看这个问题。

晚明书法异体字现象的出现,部分原因是在某些类型的书法作品里,文字表意功能显得无关紧要,观者已经知晓或熟悉文字内容,所以书者使用异体字也无妨。如一些临摹古人名帖之作,比如王铎的《临颜真卿八关斋会纪》,虽然该临摹之作运用了大量异体字,改写原帖的文字写法,但观者很熟知颜真卿原帖的书写内容。此外是一些历代经典诗词,经书,古籍经典选段等等,观者也基本知晓其内容,如傅山的隶书《千字文》《千字文》作为古代认字的启蒙读物自不用说,此外如傅山的《啬庐墨妙卷》,其大部分内容节选自《庄子》,虽然该作品有大量的异体字,但观者依据上下文,仍可很容易的辨别作品某段落的出处。书者在进行这样一些书法创作时,也必然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无论自己何如臆造字,如何使用多么生僻的古体字、异体字,但观者必然知晓其书法文字的『所指』。因此书者也没有必要在其作品中,去着重传达文字的表意功能,而将其重点放在了形式本身,同样的,观者的重点也不会放在解读文字含义上,而是在『能指』也就是文字形式本身。

王铎、傅山等人的作品里,出现了大量的异体字,傅山甚至自己『造字』,故意写错字等等,这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文字表意功能,到了晚明时期,书家逐渐认识到,书法本质在于文字形式美,而不在于文字表意,书者任意的运用着古体字、异体字,这些在书法上都无妨。书者在故意排除书法的文字表意功能后,开始注重书法的线条张力、笔墨韵味、结构布局。书法媒介形式开始得到凸显,书法所营造的视觉感也逐渐丰富起来,从傅山等人的书法作品中,我们同样的看到书法由『写』字到『画』字的转变,『画入书法』本来是现代书法重要的特质,这种手法也出现在晚明书法当中。

晚明时期异体字书法现象,其实就是书法内部

姚奠中先生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六日，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山西省文联、山西大学、商务印书馆举办的『姚奠中先生系列书法丛书出版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举行。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滕文生，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体卫生主任胡振民，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画院、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教授、书画家、文博专家、学者以及姚奠中先生的家人、学生近二百余人参加了活动。

姚奠中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研究生，是中国学界的当代鸿儒。在教育事业上，他毕生传承国学，桃李遍天下；在国学界，他博通精专，极富灼见；在艺术领域，他德艺双馨，曾获中国文联颁发的『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与『中国造型艺术成就奖』。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姚奠中先生逝世，享年一〇一岁。习近平、俞正声、刘云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表示了吊唁、慰问。

时值姚奠中先生仙逝两周年之际，为了更好地弘扬姚先生所具有的学术精神与人格精神，商务印书馆推出姚奠中先生八十四岁以后创作的五本册页、手卷，这些均为姚先生晚年创作的宏篇巨作。其作品意态沉雄、潇洒率意，震荡人心。其中既有九十岁创作的篆书作品《文侯之命》（二百字）、行草《龙门二王诗文》（一千三百字），也有九十二岁所书二十五米自作长诗《一年纪事》（六百字）与二〇一岁书十五米长卷《千字文》。这些作品备兼各体，笔意洒脱，精神流贯，浑厚古拙，是先生『雄才博学百年身』的直接写照。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说，姚奠中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家、书法大家。他的百年书法人生一直践行着『书中有『文』、书中有『道』、书中有『人』、书中有『德』』。他百岁创作的《千字文》，带给人们心灵巨大的震撼，堪称是自然生命和艺术生命的百年绝唱。

会上，专家、学者们认真研讨，踊跃发言。大家普遍认为：姚奠中先生的一生是承传国学的一生，是守护中华学术正脉的一生，也是守正创新的一生。他人格高尚、德艺双馨，不仅培养了一批具有传统文化底蕴的专家学者，而且还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这些对于国学的承传、社会的和谐以及解决当下重大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大家认为，处于目前国家上下一心、尊重传统、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形势下，我们更应当以先生为楷模，积极继承先生的学术精神，去争取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强盛。

本次活动由山西省书协、人民画报社、中国文化报、山西省稷山县、三晋文化研究会协办，商务印书馆、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会、奠中书院承办。

（转自中国书法家协会网）

现代性因素，受到晚明个性解放思潮激发，在历史流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书法变革，书法开始忽略书法与文字以及文学的关系，以异体字作为对书法文字表意功能的反叛与逃离，将重心落在书法形式本身，并且以『画入书法』凸显书法笔墨形式意味，这些现代书法的内涵出现在了晚明书法当中，表明了『现代性』是书法固有基因，以书法现代性概念去理解书法，建立了传统书法与现代书法的连接点，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中国书法固有的『现代性基因』本身具有其他艺术媒介难以企及的包容空间』^[1]，这或许对国际化背景下中国书法如何发展有所启迪。

注释：

[1] 当代书法评价体系研究课题组，《当代书法评价体系研究（征求意见稿）》，《美术观察》，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2] 王南溟，《理解现代书法》，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3] [4] [13] 曹意强，《『画入书法』与中国书法的现代性基因》，《新美术》，二〇〇七年一月。

[5] 王冬龄，《现代书法精神论》，《新美术》，二〇〇七年一月。

[6]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

[7] 陆正兰、赵毅衡，《艺术不是什么：从符号学定义艺术》，《艺术百家》，二〇〇九年六月。

[8] 华人德，《历代笔记书论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五三四页。

[9] [11] [12] 白谦慎，《傅山的世界》，三联书店，二〇〇六年。

[10] 薛龙春，《崇古观念与王铎书作中的奇字》，《艺术学研究》，二〇〇七年。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本文责编：姜文